

河边的日子

李敬泽 著



河边的日子

李敬泽 著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河边的日子/李敬泽著.
-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1
(走马黄河丛书)

ISBN 7-5006-4149-4

I. 河… II. 李… III. 散文 -
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
字(2000)第 84996 号

作者 李敬泽

总策划 胡守文

总编辑 陈浩增

策划 黄宾堂 龙冬

责任编辑 金小凤

装帧设计 北京午夜阳光平面设计
有限公司(010-68728675)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 100708

电话 64032266

E-mail: cyph@eastnet.com.cn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

版次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张 7.25

字数 150 千字

插页 4

印数 1 - 8,000 册

定价 14.00 元



李敬泽生于1964年的天津，祖籍山西芮城，少时随父母先后迁居保定和石家庄。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大学毕业后，进入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任编辑，后调入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供职，现居北京。出版过《颜色的名字》、《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》、《纸现场》等小说和文艺理论批评著作。于2000年获得中华文学基金会“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”。

开头的話

我来自黄土高原。

打小记忆起，家乡的村庄就坐落在蒙山的一个山弯儿里，村前是牧马河，村后是溱沔河。

及至更大一些，我才知道，这里离千古黄河竟是那么地亲近，近到几乎能日夜听到它不息的涛声。

从城里回到乡下的姥姥家，无疑是我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。欢呼雀跃，流连忘返。我喜欢乡下原野那青草和粪土的混合气味。塬上、高坡、山地、河流、牛羊以及辛勤劳作而讴歌的人群；社火、秧歌、腰鼓、挠羊赛、霸王鞭以及浑厚而淳朴的民风民情。故乡在我心中，是一首永远令人神往的田园牧歌。

两年前的秋季，我曾和一位作家朋友聊起一段七十年代的往事。当年，我因采访而住在家乡的一个县城招待所。招待所临黄河而居。清晨醒来，我步出院门，眼前的黄河、黄河滩中的小树林晨雾缠绕弥漫，只听得轰轰作响的涛声。倏地，从浓雾笼罩的滩头树林中，听到了几声分外清脆的牧羊鞭甩响，随着一声高亢激越的民歌吼起来：“八——路——军——东——渡——过——黄——河——……”，真是像山西民谣中形容的“甜格茵茵的葡萄，酸格灵灵的醋”那样，淳极、净极，那么耐人品味，又是那么悠久而绵长。

也许，我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黄河情结就是在那一刻萌生了。我和那位作家朋友说：我憧憬着有一天能策划一次“走过黄河”的文学壮举。

于是，“行走文学”这一新的文学词语在不经意间就成了我们手中所擎的一杆大旗。

今天，“走马黄河”作为“行走文学”的第一次认真尝试，被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友情推出。这或许可为文学领域吹进一缕新风。可惜我不是作家，无法用鲜活的语言去表达黄河的博大与雄浑。但我仍然希望这次行走，不独是文学的，还应该是历史的、文化的、精神的。

让勇敢的、有能耐的、有抱负的、有责任感的作家朋友们去行走吧！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犀利的眼睛和笔……

祝他们一路走好。

胡宇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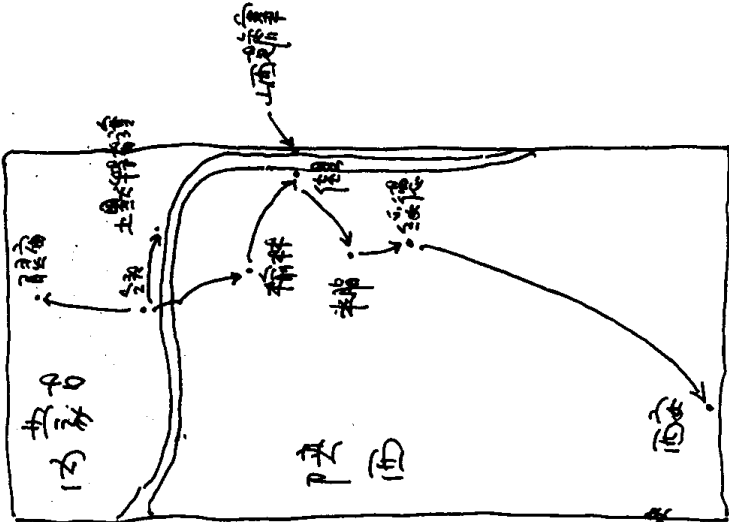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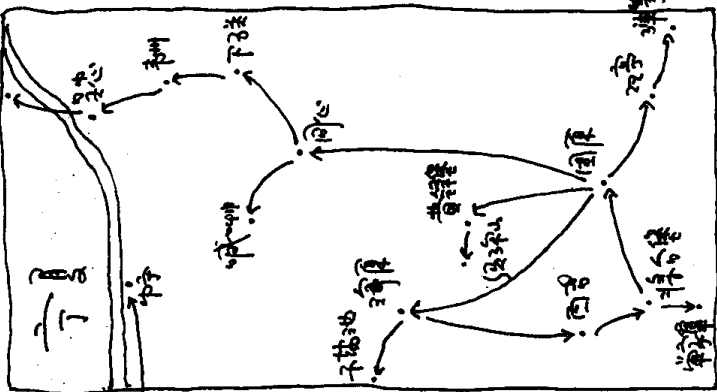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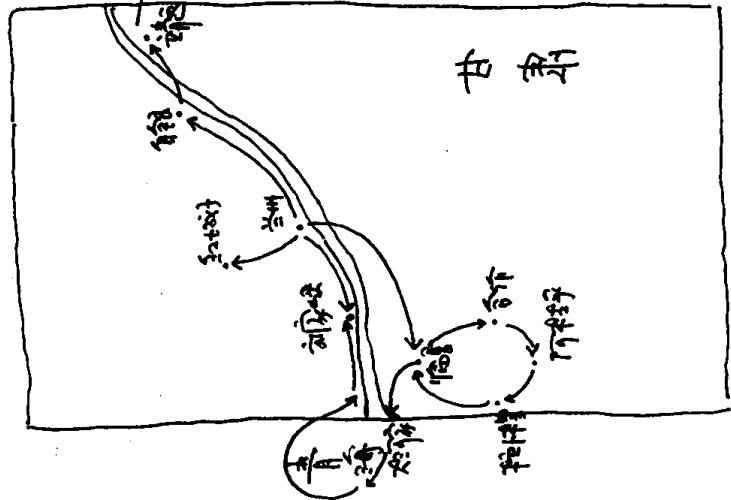
2000年5月8日

黄河的地理

6A

8-9A

7A



自序

有一段时间，有句话在朋友中间流传：

我对世界一无所知。

这话是刘震云说的，是刘震云随口而出的诸多格言中的一句。像所有的格言一样，它有眩目的表面效果，也有经不起深究的理智混乱，它是一个把水搅混的漂亮动作。

它很有效。有一天，有记者问：能不能用一句话说出你对黄河的感觉？

我愣了一下，我知道我必须说出一句格言，我灵机一动，万分诚恳地说：

我对黄河一无所知。

那位记者很满意。

沿着黄河，我从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走到陕西，从6月走到9月，我当然不是一无所知，我的问题是难以确切地说出自己所知的是什么。我不仅在旅行，我最终还要写作，面对电脑时我审视我的经历和感觉，努力逼近地看清它，让事物本来的样子呈现出来。

史蒂文斯曾把这样的工作比作“擦玻璃窗”，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活儿。

关于黄河，人们说得太多了，玻璃窗上有厚厚的尘埃落定。它几乎不是一条被看到的河，而是被说出的河。

我曾经设想，我可以把自己擦得干干净净，似乎我从未见过这条河、从未听说这条河，这条河似乎第一次被人，也就是被我看到和描述。但我发现

这很难做到，黄河不是异域，黄河就流在我的血管里，流过一个中国人的前生今世，你得拿出绝顶的矫情才能假装自己从不认识它。

我认识它，就像认识我家楼下的那条街道。但我真的认识那条街道吗？冷清的店铺里神色恍惚的店员，无休无止拉着胡琴的乞丐，擦车的孩子，站在深夜寒风中的妓女，兜售盗版光盘的瘸子，遛狗的女人，还有街上匆匆走过的所有人，我认识他们吗？

同样，行于河边，我感到熟悉、亲切，我也感到巨大的陌生。我见到了很多的人和事，但见得越多，我越觉得在这一切下面肯定有更广阔更深邃的事物是我没有见到、难以接近的，我时时意识到它们的存在；就像一个人行于黑夜的荒原，你的火把或手电照亮你眼前的路，这时你敢说你对世界不是一无所知吗？

所以，行走黄河的结果就是我不敢轻易地谈论黄河。在此之前，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它，谈论黄河两岸的土地、人民、历史和文化，但现在，我不敢了。我回到北京，回到书斋生活，我看到报纸、杂志和一本本的书，人们在高谈阔论，黄河哺育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和文化，关于这种文明和文化，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21世纪可以像解剖一具尸体一样超然自信地做出分析和判断，似乎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它的本质，就像牢牢地抓住了一块石头。

但黄河不是石头，文化也不是，它们是水。行于河边时，我为它浩大的、流动不居的多样性而惊叹。地质、气候、血缘、语言、饮食、服饰、房屋、作物……还有人的表情、人的信仰、人的记忆，人们感受、思想和表达的方式，等等等等，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，这千里万里的河流和大地是如此丰富多彩。没有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就没有这个民族，没有这个被人谈论的中华文明和文化。

那么，反过来看，我们究竟是凭借什么论定和说出它的“本质”的呢？

不是凭着对这种多样性的认识，而是凭着对这种多样性的麻木不仁，凭着一种遮蔽和抹去民族生活丰厚、复杂质地的强大冲动。我们从未站在河边，我们一百年来都是站在塞纳河边或泰晤士河边看黄河，我们一目了然。

我们的话如同尘埃泥沙，黄河是被人说干的。

我为什么还要说？

原因有二：

第一，我答应了人家，从黄河回来，我要说点什么。我必须遵守承诺。

第二，我要说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黄河，而是我在河边的日子。黄河使我有几十个富饶丰满的日子：喧闹、沉静、鲜艳、晦暗、快乐、沮丧、放浪、庄重。它们在此前此后的日子里闪闪发光，我乐于回忆它们，从中选出十几个日子在电脑上重过一遍。

我尽量避免对着黄河夸夸其谈，我对着我自己：这个人行于河边，他看到了什么？他如何理解他所看到的事物？他作出理解的背景是什么？他真的理清他的印象和思想了吗？

对这一切，我毫无把握，在写的时候我感到比行走更为困难，我常常觉得很多话是说不清的，我还不能把“玻璃窗”擦得锃亮，达到一种坚硬透彻的确切和明晰。

但事情的有趣之处也在这里，我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写完了这本书，这是一次激越的写作经验，如同飞翔，御风而飞，飞在广大、混沌、难以测度的地方。

每到一個地方，我都得告诉那里的人们我是谁，我来干什么。我去看他们，他们也用陌生的目光看我，我这辈子不曾那样没完没了不厌其烦地

自我介绍。

“我是谁？”——这渐渐成了一个重大问题，在河边的日子里，它成了面对黄河时必须解答的问题，必须选择自己的文化认同。

那么，我认同黄河，认同我们灿烂缤纷、处境危殆的伟大文化传统。

目录

胡守文 / 开头的话

自序	1
厚土红城	1
从渡口到渡口	19
合作的夜晚	37
在草原，在大夏河边	49
蝴蝶与花儿之浪	68
寻常萧关道	83
海原狼至雨	100
城堡	116
天翻地覆时	136
同心路上	148
百灵地	171
瓷盅下的榆林	183
米脂街头的堂·吉诃德	197
梦一场及遍地红花	210

6月5日，厚土红城

我将从最厚的土开始……



在河上。

那天是2000年6月5日，我的脚下是地球上最深厚的黄土。“深厚”不是修辞，它确实最深最厚。据说有一天，来了一群人，在这儿搭起架子打眼钻洞，后来就宣布这里是地球上最深的黄土层，厚达四百三十多米。

此地名为西津坪，在兰州附近，大概是兰州的西南方吧——我现在必须在地图上重新确定每一天、每条路的方向。

站在最深厚的黄土上，思考它的意义：

……于是，大海干涸，风带来黄土，黄土归于大地；土厚的地方就叫它高原，土薄之地就叫它平川；高原上要有人，就有了人，人将测量土有多厚，测量岁月有多长……

再后来，我就站在那儿思考四百三十米厚的土地上生长着什么：一种陌生的绿色植物。朋友告诉我，这就是百合。

此地为“百合之乡”，路边上一块大牌子上写着：

欢迎来到百合之乡！

对面另一块牌子则是“人口警钟天天敲，计划生育时时抓”。

对百合我所知不多，我知道这是一个纯洁美妙的词，百合花什么的；除此之外我知道有一道常见的菜是“西芹百合”，估计其中的“百合”就是这地里长出来的。

最厚的土长着百合。

向北去，沿国道去往永登方向。从地图上看，庄浪河自北向南注入黄河，这条蓝色曲线上由上而下缀着“永登”、“红城子”、“苦水”。

甘肃大旱，陇东大旱，永登大旱。永登是陇西接近兰州的一个县，公路两旁是连绵的黄土群山。山很干燥，山上的草枯黄，在夏天，这山仍是冬天的山。黄土在阳光下有一种金属般的质地，硬，洁净。

到苦水。这个名叫“苦水”的地方遍地盛开玫瑰。据说在深圳、在北京，你怀抱中的玫瑰常常来自“苦水”。

“苦水玫瑰”，这是个美妙的故事，我将留着它慢慢地、仔细地讲述。让它含苞待放。

从兰州到苦水，所有的山上都布满了花纹，缭乱、单纯、无穷无尽的线条在每座山上盘旋，这是最有耐心的画家的作品，他从山根画起，一点一点画到山顶，然后下来，画另一座山。他让群山无限抽象，抽象得快要疯掉了。

那是羊，羊是画家。羊群踏出小道，它们日日年年在山上行走，山就有了纹理。

不过，一路上没有见到一只羊。羊在哪儿？

“在餐桌上。”司机说。

然后就到了红城子——

在红城子的村街上，我已经走出很远，忽然被一老汉追上，他说：杨家有个门楼子，旧得很呢。

有着旧得很的门楼的杨家，我去过了，但老汉不知道，老汉拐着一条腿追过了两条街。老汉如儿童，对新奇的事、新奇的人，比如这个端着长筒相机在街上转悠的家伙，他怀有欢欣的善意。

在照片上，老汉天真地笑着，他手扶一把铁锹，姿态显得拘谨。平时他一定不是这样拿锹的，这把锹现在不是他的工具，而是道具，是我在镜头对准他之后忽然说：能不能把锹拿上，对，就这样，好——

老汉站在自家门前，门内深处有一堵影壁式的土墙，墙上开一洞神龛，供奉着“土地”。夕阳下，“土地”隐于阴影，日子深稳、安静。

“这老汉，老红军呢。”看热闹的妇人指着老汉笑。老汉慌忙否认，“不是，我不是。”我也笑，老汉也就六十多岁吧，不至于是了“老红军”，那聪明的妇人，开了一个聪明的玩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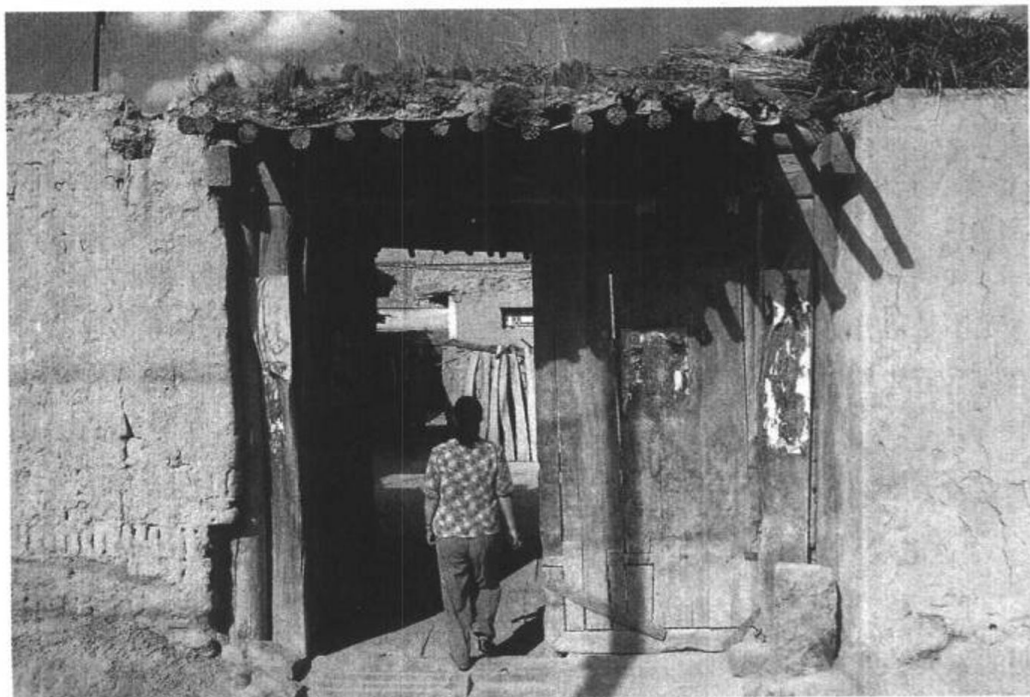
被观察者有更锐利的洞察力，后来那老汉在村街上追我，因为他知道，

该城里人远远地跑来，只为寻找红城子旧日的痕迹。

在1999年版的《新编实用中国地图册》上，第93页，你可以找到红城子，一个橘黄色的小圈，代表乡镇或村庄。有两条细线穿过，一条也是橘黄色，是公路，另一条紫红色，是铁路。

此刻，我在北京，从我的楼上下去，顺着一条时而紫红时而橘黄的线，我抵达红城子——红色的小城。夯土的城墙环绕着它，纯净的黄土闪耀着清冷的银光；在城墙外，莽莽松林覆盖每一座山峦，我看见庄浪河是一条精力充沛的大河，看见庙宇的金顶、喇嘛寺的白塔、清真寺的新月和唤楼从绿树间升起，迎向深蓝的天空。

我从宽大的城门进城，我走在纵贯南北的大道上，一队载着货物的骆驼



昔日的车马店。

高视阔步，车夫们正把一驾驾马车赶进客栈的大门；大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店铺，鲜亮的店招在风中飘摇。我注视街上的行人：他的瞳孔金黄、他头戴白帽、他身穿斑斓的藏袍、他腰挂蒙古长刀……有一刻，忽然一切都发出声音，市声如潮将我淹没，我于嘈杂中依稀听见熟悉的乡音：鼻音浓重如同伤风的山西话，还有山陕会馆中热闹的锣鼓、高亢的秦腔。

在那时，福泰堂药店生意兴隆，我听见我念诵店门前那副黑地金字的楹联：

春荣珂里兰芬桂馥祝三多
甲满花龄力歇身劳增五福

我看见一所宅院的门上挂一对朱红的宫灯，保老爷的轿子正停在阶前；我看见杨木匠家的门楼正新；我看见三枚铜钱在我的掌心，火喇嘛喝一声：“丢！”哗唧唧铜钱撒在黑漆的桌面上……

在红城子，我走进感恩寺。

山门内，没有香客或游人，几个木匠停下锯和刨子，看着我。一项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已近尾声，空气中有淡淡的油漆味儿。庙如寻常人家，崭新、安静，等待着某个世俗的喜庆日子。

厢房里出来一位瘦小的老者，俗家装束。

“看庙啊？”老者问。

我说是，看看。

老者便不再问，转身引我走进二进的大门。这寺格局小，进二门上首是大殿，一方院子正中摆了两盏不知是铜是铁的莲花大灯，院子就显得逼仄。

我指着问：旧的？还是新的？

老者说：新打的。



殿门紧闭，老者从腰间摘下一圈钥匙，开锁，推门，赫然一尊大佛。

我本无心拜佛，但佛门开了，也就随缘。殿内阴凉，看佛，佛有一丝笑意。信步走去，见沿墙供奉一圈神像，一尊尊看，但觉狰狞阴鸷，挟人心神，一时间恍如行于梦境，脚下不由得仓皇。从大佛身后转过来，却见一方阳光在门内浮动，老者立于供案旁，神色安详……

告辞时老者道一声“再来啊”。向外走时觉得好笑，一句“再来啊”其实是俗家送客口吻，我知道我是不会再来了，我已经“来”过了多少寺庙，来了，去了，只是清风明月，雁过无痕罢了。

待出山门时，忽见左手一排厢房有小门半开，走过去看，一青袍老僧端坐炕上，双目微阖。想了想，何必打扰呢，正欲抽身，那老僧蓦地喝一声：“看啥哩！”

我吓一跳，见老僧圆睁双眼，精光暴射，以为是探头探脑地乱看惹得老人家发作，正支吾不知所对，只听又喝一声：“看啥哩！”

猛地悟到他是要为我看相，慌忙间也想不起该看啥，随口说：“看婚姻吧。”

老僧掏出三枚铜钱：“丢！”

我取过铜钱，哗唧一把丢在炕桌上。

“再丢！”“再丢！”，连丢七把。每丢一把，老僧便在一张黄纸上画些怪异的符号，口中念念有辞，最后抬眼盯住我：“问的啥？”

我只好再说一遍，问婚姻。

老僧声如洪钟，在这间窄小阴暗的僧房里，他用一种似乎响彻前世今生的声音向我陈述我的命运……

走出感恩寺，阳光猛烈。街上无人，土路有很深的车辙，这街上每户人家都有宽大的门，在从前的某个时候，成队的马车隆隆驶来，紧闭的大门哗